填補出版界的這個空白。

更重要的意義是，這本書引導我們漫遊故國山河，我們這一代自由的中國人，離開大陸已經廿多年了，大陸風光隨着時間的奔馳已變得逐漸模糊；年輕人們生長在臺灣或是海外，從未足履大陸，對大陸一切自感陌生。有了這本書讓我們重溫故國景物，也幫助年輕人對故國有了認識，足以增加大家同仇敵愾，光復大陸的願望，因此，本書的出版，就不僅是一本遊記文學問世而已。

當這本書問世之日，春秋雜誌全體同人僅向華振之先生致最大的謝意，並祝健康！

「故國神遊」後記

華振之

明人徐霞客，窮畢生歲月，以事旅遊，足跡幾遍全國，所見名山大川，巉巖怪洞，不可勝數。四十歲以前，老母在堂，尚本「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」之義，出有地，歸有期。王太夫人棄養。廬墓三年，服闋，拜別兩尊人墓，再出遊，從此「不計程，亦不計年，旅泊巖棲，遊行無礙」。

崇禎九年（西元一六三六年）秋九月，他和一僧——靜聞，一僕——顧姓，相偕作西南遊，經浙、贛、湘、桂、黔、滇等省，沿途遊覽風景，並窮盤江、瀾滄江之源；出入西南各省邊境夷區，對夷人生活情形，觀察甚詳，記於日記。雲貴總督楊名時曾以其旅遊日記作施政參考。

徐霞客以畢生歲月，爲遊而遊，無忮無求，不受時間拘束，不爲俗務羈絆，所以能够暢所欲遊；同時又不畏艱險，故能無奇不窮，無幽不探。清人潘耒謂爲「亘古以來，一人而已。」這些都是一般人所無法企及的。

筆者雅好旅遊，但因於生計，不能如徐氏之毫無羈絆；所幸山川對我，特別有緣，常能於工作環境變換之餘，得親名山芳澤。尤其抗戰期間服務於某運輸機構，其營運路線，遍及西南、西北各省，輒於公差之餘，就近遊覽名勝，此一期間，收穫最豐。

「春秋雜誌」創刊一年，主事者擬闢專欄，介紹大陸名勝，以喚起國人故國蓴鱸之思，囑予承乏。事關鼓勵民心士氣，乃欣然應命。計自民國五十四年起，迄今八易寒暑，中間除因治療目疾，休養半年外，未嘗中斷。

寫專欄不同於寫遊記，後者爲餘興之作，取捨任意，未遊者固可不寫，已遊者如不感興趣，亦可不寫，一切操之在我，絕對自由。前者則不然。專欄之目的，爲介紹故國風光，對任何名勝地區，須加以報導，不容有所偏廢。既不許因各人好惡而抉擇取捨，亦不能因未嘗遊覽而令付闕如，無已，則唯有求之於志書及有關此一風景之人物記載，綴拾成篇，使成完璧。

八年間，先後共得八十篇，約五十萬言，茲先擇二十餘篇，刊印第一集問世，編校既竣，爰述寫作經過如上。

含憂草

陳芳明新詩集

每冊18元・直接函購14元

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